

1995年第6期

·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

人间诗境较天宽

——读王充闾词《黄鹤楼·电视塔 调寄一剪梅》

陆玉才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充闾诗集《鸿爪春泥》均为旧体诗词。其中词作六首,读之耳目一新,令人感受到活脱脱的时代气息。词作清朗雅致而耐人寻味。《黄鹤楼·电视塔调寄一剪梅》为其典范者,试谈读后所感

一

词作者楚行吟咏中华故地,眼中景物有现代文明的崭新标志电视塔,有千百年来骚客文人笔下最为多见的黄鹤楼。面对古曲与现代交织,千年文化积淀与当代时鲜文明并见的景观,作者能否从容地跨越悠悠岁月的阻隔,使诗的内蕴成为联结古今的桥梁,从而给人以因古达今的深刻启迪,这是一个份量不轻的考验。

作者开篇点出楼、塔,以人的活动展示前的“画图鲜”的风光,移步换形地给读者描绘一幅山、水、楼阁、塔桥相依相映的独特空间。黄鹤楼巍峨高耸,电视塔直指蓝天,宽阔的江面横跨有如长虹的大桥,一边是龟山,一边是蛇山,给人以开阔感、纵深感和稳定感。词的上片写景,意在向读者交待实体的吟咏对象,以此作为引导读者的起点,向词作的深层意蕴前进,从如画的景观中得到“画”之外的世事感悟。

包括词作者在内的众多“过客”,是来看塔、看楼,是来登山、观水、赏桥、赏阁吗?可以说,是这样,又不是这样。过客眼中的背高峻而精美的塔、楼,有滚滚东去的江水,有相对而立、和谐匀称的龟蛇二山,有气势非凡的江桥。但是,他们所在观赏和登临的不是或不完全是这样景观的形体本身,如果有意于此,完全可以另作选择,那样可以饱览更为标新立异的“形体”、赏心悦目的景观。他们有别样的追求,更为独特的寻找。我们从“滔滔”“过客”“赞楚天”的行为中,得知他们的思绪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遨游、沉思,探寻:历史上无数过客一次次带着无限的惆怅匆匆来去,好象那高空飘浮不定的白云和一去不复返的黄鹤一样。中华历史已走到20世纪的最后一段,古老的中华民族正一展新姿,“楚天”已经大变样了。词作者展现给读者视觉是,一样诱人,更为宏伟的黄鹤楼呈现出新的身影,闪耀着新时代科技之光的电视塔高耸入云。空间依旧,时间变

换,人文积累跃上了新的“峰颠”。此时白去好象停下了脚步,远走千年的黄鹤,也好像带着比离去时更深的情致,在楚天“留连”。

词作者以黄鹤楼传统文化景观为基础,写楚天今昔巨变。勾连起历史与现实,使人在抚今追昔的思维长线上得到新的感悟,触发思想上的升华。作者“诗兴翩翩,思绪翩翩”,读者也会浮想联翩,对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感到自豪,对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振兴的崛起而欢欣。

二

艺术审美特征的形成,并不单纯地依赖审美对象,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要求创作主体能动地认知和表现客体,在主客交融中显现审美的艺术效果。狄德罗曾经说过:“伟大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地接近于自然,它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得失是与此成比例的;但是,艺术已经不再是实在的、真实的现象,而可以说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译本了”(《狄德罗全集》10卷187页)。艺术品正因不是“原本”,所以它必然带有“译者”主体观念的因素,艺术的审美特征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此,同样写祖国的河山,作者注重的是重峦叠嶂:“最爱峻踏山万叠,十峰过处九停留”(《山行》);面对祁连山的皑皑白雪,作者牵出了扯不断的缘分:“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祁连雪》);即便身处异域,登高远望,作者眼中也带着故乡的因子:“他乡不愿登高望,怕有晴岚似故山”(《山行》)。“楚天”是中华故地,黄鹤楼是古老的题材。同样的审美对象和表现客体——黄鹤楼,《黄鹤楼·电视塔 调寄一剪梅》这首词,抒写的是千年之后新时代的感怀,它是20世纪末段中华民族振兴期作者创作实践中,主客观相溶相激的产物。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之滨,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新中国诞生后修建长江大桥,此楼拆除,1985年重建后开放。先秦以降,传说或仙人乘黄鹤过此,或有人登仙乘黄鹤由此离去。古代诗人从楼的命名的由来写起,落笔

于传说,多为抒写岁月不在、前人不可见之感,表现世事茫茫之慨。虽写得气概苍莽、感情真挚,然而毕竟是那个时代登临黄鹤楼的人们的具体感受,是他们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今的黄鹤楼一带,据目击者称:蛇山头新制黄鹤楼拔地而起,临风伫立的黄鹤楼,放眼长天大地,昔日“晴川历历汉阳树”虽不复见,但修整一新的晴川阁,金壁辉煌,矗立江边的晴川大厦,象美女弄姿,分外妖娆;龟山上的电视塔直插霄汉,象白玉簪插天,排戏风去。在这里,一方面出现了景观上除旧布新的外观变化,一方面仍以传统文化内容为景观主体。置身于这样的时空环境之下,尽管黄鹤楼作为传统文化的符号未变,审美客体(指文化传统意蕴)未变,而审美主体由现代人取而代之,因而词作者笔下不再有“日暮乡关”之思,也未见“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绪,古代诗人的无名惆怅一扫而光。古人论词道:“作词必先选料。大给用古人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金粟词话》孙 语)。此词作者可谓推陈出新的高手,地是千年中华旧地,山水依旧,文化传统号依旧,而创作者却是另一种“诗兴”,另一样“思绪”,通过词作传递给读者的自然也是另一组“信息”,另一番感悟。

三

词是唐宋以来的新体抒情诗,不仅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讲究比诗更为严整的格律,而且需要采取与诗、文相沟通而又迥然有异的章法。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确有见地。

据考证,词调一剪梅,又名玉簪秋、腊梅香。调名的含义大给是剪梅一枝赠送给亲爱的人。陆凯《自江南寄长安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相参证。

古人常说:“词起结最难”(《词苑丛谈》103页)。本词不避文章常规,开门见山,径点题眼“楼”、“塔”,一下子给全篇抒写定位,让读者立即进入词作者设定的氛围之中,观赏以此为起点,感悟以此为基础。

词的上下片安排,是先写景,后述情,即传统手法所谓前半泛写,后半专叙(《诗辨坻》)。写即写景,叙则叙情。然而作者写“才上蛇山,又上龟山”,是在写景中夹带写游,或曰在写游中写景。又能以“塔楼巍巍一水间”的出句,变静态的景,为动态的景,塔楼与江水不是分离自处,而是相依相存。“桥跨晴川,阁映晴川”,一“跨”字,一“映”字,使物与物之间好象有了交流,一股跃动感油然而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掌故颇多,写中华故地必要用典;写黄鹤楼,回避不了“黄鹤”、“白云”故事。唐崔颢诗《黄鹤楼》可谓传世之作。该作用此典,开头四句是: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对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有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于是此山得名黄鹤,后造楼于山上,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坐楼中望见,有仙人乘黄鹤而下,仙人与之共饮,饮毕即骑黄鹤腾空而去。唐《鄂州图经》说,费文祗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此山休息。据近人考证,“白云”一典出自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穆天子传》中说:“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以白云起兴,写西王母盼望穆天子能够再来。

写黄鹤楼要用典故是一回事,写黄鹤楼用好典故又是一回事。用好典故关键在于自然贴切,要顺理成章,点化主题。古人说“词中用事最难,要紧着题,融化不涩”(《词苑丛谈》引《词源》语)。本词作者写黄鹤楼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意在抒发千年之后新的感受,如今已经没有往日的失望与惆怅,有的只是新时代欣喜之情中,对晴川一带胜地的“留连”。“白云黄鹤两悠然,来也留连,去也留连”,在这里,既保留了黄鹤典故中神话传说的色彩和白云一典中眷恋之情这一层面,又都向前跨进一步,落到现代意义上,收到了“要紧着题,融化不涩”的效果。结尾三句,不独用典精妙,还表现于意在不言之中,全词写的是黄鹤楼、电视塔之景,但却是词作者或“滔滔”“过客”眼中之景。作者意在透过眼中之景表现心中之情,即抒发心理感受和精神追求。然而结句在字面上是“悠悠”的“白云”“黄鹤”,不说人的情思,却透露了人的情思,咏自然而含蓄。清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寄言,即词在言中,而意在言外也。

王充闾旧体诗词集《鸿爪春泥》,是一本用精美的古典歌形式抒写新时代情怀的上乘之后。书序说:“诗词中颇多写景述怀、应答酬唱之作,不过其中却寄寓人生的感悟和哲理的思索。”笔者以《一剪梅》这首词为由头,谈出个人读后的审美感受,不过是想引自己为作者的同调而已。旧体诗词就其体制来说,从萌生、成形到成熟,历经一、二千年,至今仍历久不衰,赢得各个时代人们的喜爱,就在于它能以特有的语言形式,适应着诗人、词人表情达意的创制需求。“人间诗境较天宽”(《周颖南先生发起唱和于右任治学校园纪事》)。形式由诗人来把握、运用,特有的诗歌形式呼唤着才高艺精的诗人。

(责任编辑:李希华)